

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  
应尽便需尽，无复独多虑。

季羨林  
著

# 病榻杂记

季羨林病床回忆录

最新  
图文修订  
典藏版



武汉出版社  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季羨林 著

# 病榻杂记

(鄂)新登字0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病榻杂记:最新修订图文典藏版/季羨林著.

—武汉:武汉出版社,2013.12

(含章文库.季羨林经典文集)

ISBN 978-7-5430-7952-6

I. ①病… II. ①季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2017号

## 书 名 病榻杂记

---

著 者:季羨林

选题策划:  凤凰含章

责任编辑:张葆琚

特约编辑:无草莲

出 版: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

邮 编:430015

电 话:(027)85606403 85600625

http://www.whcbs.com

E-mail:zbs@whcbs.com

印 刷: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20

字 数:323千字

版 次:2014年4月第1版

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3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## 小引

半年以前，我已经运交华盖。一进羊年，对别人是三羊开泰，对我则是三羊开灾，三羊开病。没有能够看到池塘生春草。没有能看到楼旁小土山上露出一丝绿意。更谈不到什么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了。我就病倒，被送进了301医院。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天，不但春天已过，夏天也好像早已开始了。

春天是复苏，是醒悟，是希望，是光明。这几种东西都是人见人爱的。因此没有人不爱春天，我当然不能例外。

但是我有一个怪的想法，想参与春天的到来。春来春去，天地常规，人怎么能参与呢？我的意思并不是想去干预，我只是想利用自己的五官四肢的某一部分去感知春天的到来。古人诗：

镇日寻春不见春，  
芒鞋踏破垅头云。  
归来笑拈梅花嗅，  
春到枝头已十分。

诗人的春天是嗅出来的。在过去的九十一年中，我大概每年都通过我的某一个感官，感知春天的到来，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光明，眼前



2003年9月9日，温家宝到301医院看望季羡林

有无限的希望。偏偏今年出了娄子，没有能感知到春天的到来，就进了医院。

我有一个优（缺）点，就是永远不让脑海停止活动。在初进医院的时候，忙于同病魔作斗争，没有想多少东西。病势一稍缓，脑海又活动起来了。全身让人感到舒服的地方，几乎没有，独独思维偏不糊涂。除了有时还遗憾春天的逝去以外，脑袋里想了好多好多的东西。特别是在输液时，有六七大瓶药水高高地挂在自己头顶上，这有极大威慑力，自己心里想：这够你吃四五个小时的了。我还想到许许多多别的事情，包括古代的诗词。我于是想写一些文章，不是记录自己的医疗过程，而是记录自己想到的东西。结果文章确实写了不少。现在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，编成了一个集子，名之曰《病榻杂记》送给读者。

我知道，人世间大概还有一些关心我的朋友，他们有的会想到：“季羨林哪里去了？”现在这一本小册子就可以告诉他们：季羨林还活着，不过是经过了一段颇长的疾病的炼狱。现在正从炼狱里走出来，想重振雄风了。

在301医院治病期间，受到了院领导、大夫们以及护士们的爱护，衷心感谢。

2003年6月16日于301医院

第一次2001年12月

第二次2002年8月

第三次2002年11月

第四次2003年2月

## ● 病榻杂记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小引                 | / 001 |
| 我的小学和中学            | / 001 |
| 回忆一师附小             | / 003 |
| 回忆新育小学             | / 007 |
| 回忆正谊中学             | / 026 |
| 回忆北园山大附中           | / 034 |
| 回忆济南高中             | / 052 |
| 结语                 | / 061 |
| 高中国文教员一年           | / 064 |
| 周作人论——兼及汪精卫        | / 073 |
| 忆念张天麟              | / 078 |
| 寅恪先生二三事            | / 084 |
| 痛悼钟敬文先生            | / 090 |
| 悼巴老                | / 093 |
| 追忆哈隆教授             | / 094 |
| 天上人间               | / 099 |
| 忆念宁朝秀大叔            | / 101 |
| 病房杂忆               | / 106 |
| 石榴花                | / 113 |
| 季羡林在首届北京大学文科论坛上的讲话 | / 116 |
| 分析不是研究学问的唯一手段      | / 120 |
| 爱国与奉献              | / 125 |

# 目 录

## 病榻杂记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公德（1）           | / 128 |
| 公德（2）           | / 130 |
| 公德（3）           | / 132 |
| 公德（4）           | / 134 |
| 老年四“得”          | / 136 |
| 恐怖主义与野蛮         | / 139 |
| 再谈爱国主义          | / 142 |
| 两个母亲            | / 144 |
| 对广告的逆反心理        | / 145 |
| 给“拆”字亮红灯        | / 148 |
| 从小康谈起           | / 150 |
| 李恒进大夫           | / 153 |
| 读《敬宜笔记》有感       | / 154 |
| 糊涂一点潇洒一点        | / 156 |
| 中西医学的结合问题       | / 159 |
| 一点关于“美”化的杞忧     | / 161 |
| 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——再论包装 | / 163 |
| 简短的评估           | / 165 |
| 三进宫             | / 167 |
| 医生也要向病人学点儿什么    | / 172 |
| 难得糊涂            | / 174 |
| 论“据理力争”         | / 176 |

## ● 病榻杂记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论怪论           | / 179 |
| 在病中           | / 182 |
| 唐常建的一首诗       | / 225 |
| 护士长           | / 227 |
| 输液            | / 229 |
| 安心脏起搏器        | / 231 |
| 一幕小闹剧         | / 232 |
| 记北大1930年入学考试  | / 234 |
| 一个预言的实现       | / 236 |
| 痛悼克家          | / 238 |
| 漫谈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 | / 242 |
| 白衣天使新赞        | / 243 |
| 试拟小学教科书一篇课文   | / 245 |
| 泰山颂           | / 246 |
| 回家            | / 247 |
| 狗年元旦抒怀        | / 251 |
| 元旦思母          | / 254 |
| 九三述怀          | / 256 |
| 九十五岁初度        | / 260 |
| 老年谈老          | / 265 |
| 让坏事变成好事       | / 269 |
| 无题            | / 271 |

# 目 录

## 病榻杂记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同胞们说话声音放低一点            | / 272 |
| 主编寄语                   | / 274 |
| 《清华园日记》自序              | / 275 |
| 《清华英语》序                | / 278 |
| 范曾《庄子显灵记》序             | / 280 |
| 观潘维明摄影集《中国农家》          | / 282 |
| 《畅谈东方智慧》序              | / 284 |
| 《往事琐忆》序                | / 288 |
| 《中国少林寺》序               | / 291 |
| 《华林博士文库》总序             | / 293 |
| 《王琦医学丛书》序              | / 296 |
| 《季羨林序跋集》序              | / 298 |
| 我的座右铭                  | / 300 |
| 座右铭（老年时期）              | / 302 |
| 漫谈“再少”问题——向普天下老年人祝贺春节  | / 303 |
| 赠301医院                 | / 304 |
| 赠中石                    | / 305 |
| 《罗摩衍那》的汉译问题            | / 306 |
| 在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表彰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| / 309 |
| 我不能封笔                  | / 310 |

## 我的小学和中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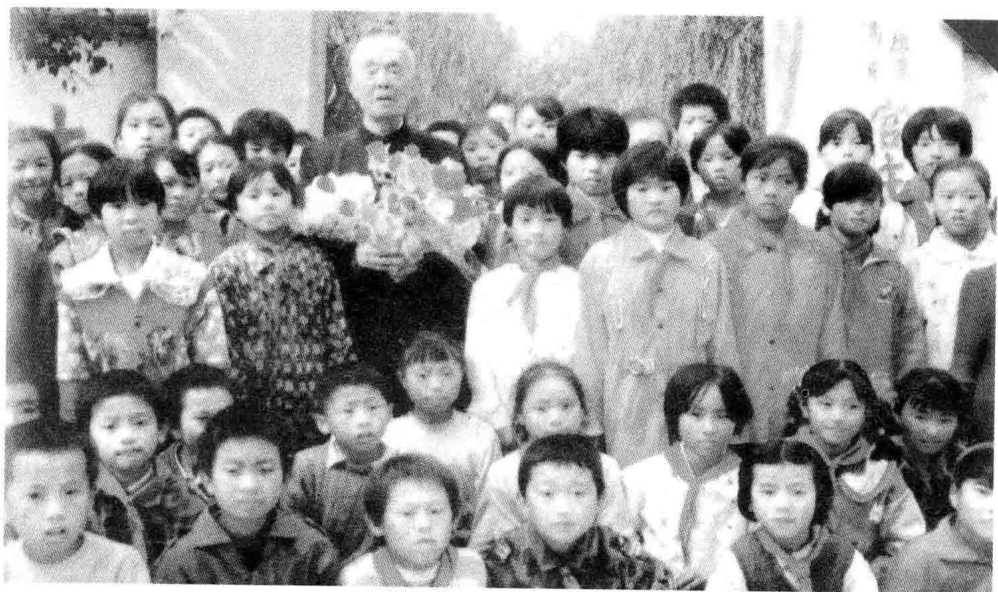
最近几年，我逐渐注意到，校内外的许多青年朋友对我的学习历程颇感兴趣。也许对我的小学和中学更感兴趣。在这方面，蔡德贵先生的《季羨林传》和于青女士的《东方宏儒季羨林》，都有所涉及；但都由于缺少资料语焉不详。我自己出版了一部《留德十年》，把在哥廷根大学的学习过程写得比较详细。另一部书《清华园日记》即将出版，写的是四年清华大学读书的情况。至于小学和中学，前后共有十几年，都是在济南上的，除了在一些短文里涉及一点以外，系统的陈述尚付阙如。这似乎是一件必须加以弥补的憾事。

我现在就来做这件事情。

我在济南共上过五所中小学，时间跨度是从1918年至1930年，绝大部分时间是军阀混战时期，最后两年多是国民党统治，正是人民生活最不安定的时期。我叙述的主要对象当然会是我的学习情况；但是其中也难免涉及社会上的一些情况。这对研究山东现代教育史的学者来说当然会有些用处，即使对研究社会史的人也会有些参考价值。

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写这样的文章呢？

原因就在眼前。我今年已经是九十晋一。查遍了季氏家谱，恐怕也难找出几个年龄这样老的人。可是我自己却并没有感受到这一点。我还正在“老骥伏枥，志在万里”哩。从健康情况来看，尽管身体上有这样那样的病——我认为，这是正常的；如果一点病都没有，反而反常——，但没有致命的玩意儿。耳虽半聪，目虽半明；但脑袋还是“难得糊涂”的，距老年痴呆症还有一段距离，因此，自己就有点忘乎所以了。总认为，自己还有很多题目要做，比如佛教史上的大乘起源问题，稍有点佛教常识的人都会知道，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。但是，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一



1997年，季羡林在临清官庄小学与学生们合影

些国家研究佛教史的学者无虑数百人，却没有哪一个人对大乘起源问题能讲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道理来，多数是隔靴搔痒，少数甚至不着边际。我自己想弥补这个缺失有年矣，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料。最近我把资料拿出来看了看，立刻又放下，不由地叹上一口气，好像晚年的玄奘一样，觉得办不到了。再像七八年前那样每天跑上一趟大图书馆，腿脚已经不灵了；再看字极小的外文参考书，眼睛也不济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只有废书兴叹，即使志在十万里，也只是一种幻想了。

可我又偏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每天不写点什么，不读点书，静夜自思，仿佛是犯了罪。现在，严肃的科研工作既然无力进行了，但是记忆还是有的，而且自信是准确而且清晰的。想来想去，何不把脑袋里的记忆移到纸上来，写一写我的小学和中学，弥补上我一生学习的经历呢？

这就是我写这几篇文章的原因。以上这些话就算是小引。

2002年3月3日

## 回忆一师附小

学校全名应该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。

我于1917年阴历年时分从老家山东清平（现划归临清市）到了济南，投靠叔父。大概就在这一年，念了几个月的私塾，地点在曹家巷。第二年，就上了一师附小。地点在南城门内升官街西头。所谓“升官街”，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。

“官”是“棺”的同音字，这一条街上棺材铺林立。大家忌讳这个“棺”字，所以改谓升官街，礼也。

附小好像是没有校长，由一师校长兼任。当时的一师校长是王士栋，字祝晨，绰号“王大牛”。他是山东教育界的著名人物。民国一创建，他就是活跃的积极分子，担任过教育界的什么高官，同鞠思敏先生等同为山东教育界的元老，在学界享有盛誉。当时，一师和一中并称，都是山东省立重要的学校，因此，一师校长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位。在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眼中，校长宛如在九天之上，可望而不可即，可是命运真正会捉弄人，在十六年以后，1934年，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来教书，王祝晨老师也在这里教历史，我们成了平起平坐的同事。在王老师方面，在一师附小时，他根本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小学生，他对此事，决不会有什么感触。而在我呢，情况却迥然不同，一方面我对他执弟子礼甚恭，一方面又是同事。心里直乐。

我大概在一师附小只待了一年多，不到两年，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换过一次教室，足见我在那里升过一次级。至于教学的情况，老师的情况，则一概记不起来了。唯一的残留在记忆中的一件小事，就是认识了一个“盔”字，也并不是在国文课堂上，而是在手工课堂上。老师教我们用纸折叠东西，其中有一个头盔，知道我们不会写这个字，所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。这事情发生在一间大而长的教室

中，室中光线不好，有点黯淡，学生人数不少。教员写完了这个字以后，回头看看学生，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上，有一丝笑容。

我在记忆里深挖，再深挖，实在挖不出多少东西来。学校的整个建筑，一团模糊。教室的情况，如云似雾。教师的名字，一个也记不住。学习的情况，如海上三山，糊里糊涂。总之是一点具体的影像也没有。我只记得，李长之是我的同班。因为他后来成了名人，所以才记得清楚，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是模糊不清的。最奇怪的是，我记得了一个叫卞蕴珩的同学。他大概是长得非常漂亮，行为也极潇洒。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，男女外表的美丑，他们是不关心的。可不知为什么，我竟记住了卞蕴珩，只是这个名字我就觉得美妙无比。此人后来再没有见过。对我来说，他成为一条神龙。

此外，关于我自己，还能回忆起几件小事。首先，我做过一次生意。我住在南关佛山街，走到西头，过马路就是正觉寺街。街东头有一个地方，叫新桥。这里有一所炒卖五香花生米的小铺子。铺子虽小，名气却极大。这里的五香花生米（济南俗称长果仁）又咸又香，远近驰名，我经常到这里来买。我上一师附小，一出佛山街就是新桥，可以称为顺路。有一天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忽发奇想，用自己从早点费中积攒起来的一些小制钱（中间有四方孔的铜币）买了半斤五香长果仁，再用纸分包成若干包，带到学校里向小同学兜售，他们都震于新桥花生米的大名，纷纷抢购，结果我赚了一些小制钱，尝到做买卖的甜头，偷偷向我家的阿姨王妈报告。这样大概做了几次。我可真没有想到，自己在七八岁时竟显露出来了做生意的“天才”。可惜我已“误”入“歧途”，“天才”没有得到发展。否则，如果我投笔从贾，说不定我早已成为一个大款，挥金如土，不像现在这样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都要斤斤计算了。我是一个被埋没了的“天才”。

还有一件小事，就是滚铁圈。我一闭眼，仿佛就能看到一个八岁的孩子，用一根前面弯成钩的铁条，推着一个铁圈，在升官街上从东向西飞跑，耳中仿佛还能听到铁圈在青石板路上滚动的声音。这就是我自己。有一阵子，我迷上了滚铁圈这种活动。在南门内外的大街上没法推滚，因为车马行人，喧闹拥挤。一转入升官街，车少人稀，英雄就大有用武之地了。我用不着拐弯，一气就推到附小的大门。

然而，世事多变，风云突起。为了一件没有法子说是大是小的、说起来简

# 生赠书仪式



1999年9月，季羨林给故乡小学捐赠图书

直是滑稽的事儿，我离开了一师附小，转了学。原来，当时正是“五四”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，而一师校长王祝晨是新派人物，立即起来响应，改文言为白话。忘记了是哪个书局出版的国文教科书中选了一篇名传世界的童话“阿拉伯的骆驼”，内容讲的是：在沙漠大风暴中，主人躲进自己搭起来的帐篷，而把骆驼留在帐外。骆驼忍受不住风沙之苦，哀告主人说：“只让我把头放进帐篷行不行？”主人答应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骆驼又哀告说：“让我把前身放进去行不行？”主人又答应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骆驼又哀告说：“让我全身都进去行不行？”主人答应后，自己却被骆驼挤出了帐篷。童话的意义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这篇课文竟让叔父看到了。他大为惊诧，高声说：“骆驼怎么能说话呢！荒唐！荒唐！转学！转学！”

于是我立即转了学。从此一师附小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了。

2002年2月28日

## 回忆新育小学

我从一师附小转学出来，转到了新育小学，时间是在1920年，我九岁。我同一位长我两岁的亲戚同来报名。面试时我认识了一个“骡”字，定为高小一班。我的亲戚不认识，便定为初小三班，少我一字，一字之差我比他高了一班。

### 我们的校舍

新育小学坐落在南圩子门里，离我们家不算远。校内院子极大，空地很多。一进门，就是一大片空地，长满了青草，靠西边有一个干涸了的又圆又大的池塘，周围用砖石砌得整整齐齐，当年大概是什么大官的花园中的花池，说不定曾经有过荷香四溢，绿叶擎天的盛况，而今则是荒草凄迷，碎石满池了。

校门东向。进门左拐有几间平房，靠南墙是一排平房。这里住着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和后来是高中同学，北大毕业生宫兴廉的一家子，还有从曹州府来的三个姓李的同学，他们在家乡已经读过多年私塾，年龄比我们大，国文水平比我们高，他们大概是家乡的大地主子弟，在家乡读过书以后，为了顺应潮流，博取一个新功名，便到济南来上小学。带着厨子和听差，住在校内。令我怀念难忘的是他们吃饭时那一蒸笼雪白的馒头。

进东门，向右拐，是一条青石板砌成的小路，路口有一座用木架子搭成的小门，门上有四个大字：循规蹈矩。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觉得这四个笔画繁多的字很好玩。进小门右侧是一个花园，有假山，用太湖石堆成，山半有亭，翼然挺立。假山前后，树木蓊郁。那里长着几棵树，能结出黄色的豆豆，至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树。从规模来看，花园当年一定是繁荣过一阵的。是否有纳兰容

若词中所写的“晚来风起撼花铃，人在碧山亭”那样的荣华，不得而知；但是，极有气派，则是至今仍然依稀可见的。可惜当时的校长既非诗人，也非词人，对于这样一个旧花园熟视无睹，任它荒凉衰败，垃圾成堆了。

花园对面，小径的左侧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子，没有多少房子，高台阶上耸立着一所极高极大的屋子，里面隔成了许多间，校长办公室，以及其他一些会计、总务之类的部门，分别占据。屋子正中墙上挂着一张韦校长的炭画像，据说是一位高年级的学生画的，我觉得，并不很像。走下大屋的南台阶，距离不远的地方，左右各有一座大花坛，春天栽上牡丹和芍药什么的，一团锦绣。出一个篱笆门，是一大片空地，上面说的大圆池就在这里。

出高台阶的东门，就是“循规蹈矩”小径的尽头。向北走进一个门是一个极大的院子，东西横排着两列大教室，每一列三大间，供全校六个班教学之用。进门左手是一列走廊，上面有屋顶遮盖，下雨淋不着。走廊墙上是贴布告之类的东西的地方。走过两排大教室，再向北，是一个大操场，对一个小学来说，操场是够大的了。有双杠之类的设施，但是，不记得上过什么体育课。小学没有体育课是不可思议的。再向北，在西北角上，有几间房子，是教员住的。门前有一棵古槐，覆盖的面积极大，至今脑海里还留有一团蓊郁翠秀的影像。

校舍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

## 教员和职员

按照班级的数目，全校教员应该不少于十几个的；但是，我能记住的只有几个。

我们的班主任是李老师，从来就不关心他叫什么名字，小学生对老师的名字是不会认真去记的。他大概有四十多岁，在一个九岁孩子的眼中就算是一个老人了。他人非常诚恳忠厚，朴实无华，从来没有训斥过学生，说话总是和颜悦色，让人感到亲切，他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老师之一。当时的小学教员，大概都是教多门课程的，什么国文、数学（当时好像是叫算术）、历史、地理等课程都一锅煮了。因为程度极浅，用不着有多么大的学问。一想到李老师，就想起了两件事。一件事是，某一年的初春的一天，大圆池旁的春草刚刚长齐，天上下着小雨，